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

第四卷 慣負人俗子誤身謀 不忘生英雄償死債

詩曰： 小人利盡生嫌隙，君子交深死不移。
試看風波與金石，一邪一正迥相歧。

卻說董聞所遇馬上那個官人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湖廣舉人莊文靖。他昔日在京會試之時，從開封府經過。董聞曾拜在他門下，師生之誼甚厚，他今新中了進士，考選了翰林。因他夙有文望，京中大老無不欽敬，十分榮耀。那日正拜客回來，忽見董聞立在道傍，便喚長班分付：“這是河南董相公。途次不便相見，快請到寓來會。”董聞大喜，隨著他逕至寓中。拜見畢，各敘寒溫。文靖問道：“賢契何事入京？”董聞道：“門生因游學，來到京中。幸遇老師，深慰渴懷。”便將所刻詩文送上。文靖看了幾篇，大加釋贊，道：“賢契學業大進，這佳刻可多印幾冊，待我替你廣傳一傳。”董聞謝道：“若得老師為門生延譽，何幸如之！”文靖道：“賢契到此幾時了？居停主人是誰？”董聞道：“門生昨日才到，尚在旅店暫住，未有托足之所。”文靖道：“你來得正好。目今閣下楊老先生諱士奇的，欲延請西賓與公子相資，托在我身上舉薦一人。不拘舉貢生員，只要有才有品的。我已荐了一個姓丁的廩生去。那丁生名喚士升，也是我的及門，就是這裡北京人。我荐他去，亦甚相宜。不想他風聞那楊公子不喜歡讀書，恐不好相處，尚在猶豫。又有南京魏國公的世子徐繩祖，現今為御前侍衛。他與我最相好，也托在我身上，要請個西賓相伴讀書。我還沒有荐人去。二者之間，賢契擇其一，不佞當即為圖之。”董聞聽說，正中其意，忙打躬道：“多蒙老師厚意。楊老先生處，老師既荐過丁兄，不便別荐。只求在徐世子那裡特賜鼎言，足切至愛。”文靖道：“只是一件，那徐世子是將門之子，甚有勇略。恐賢契文弱之士，與他意氣未必相投。”董聞道：“這不妨。門生于武藝中亦頗知一二。”因便把自己武藝服人之事，略述大概，並說有他表兄余總兵的荐書在此。文靖歡喜道：“原來賢契亦通武藝，正好與徐世子相處。且又有了他令親的荐書，一發妙了。”董聞道：“得老師鼎言，勝別人荐書十倍。如今門生也不先去見他，候老師會過了他，對他說了，等他來相請，然後才可往見。”文靖點頭道：“賢契所言極是。”董聞起身告別，文靖留住，命酒相款。飲酒間，文靖再將董聞適間所送詩文逐篇細看，極口贊賞。董聞因欲文靖做一篇序文在上，文靖欣然應允，便教取紙筆過來，即席一揮而就。序文中極贊其詩文之妙，與其為人之英爽，並敘述師生情誼。董聞看了，大喜稱謝。當晚作別回寓，次日便把序文付梓，即日刻成印就，列于詩文冊首。多具名帖，凡屬文靖的及門與同年相知輩，俱往投謁，就將詩文送覽。文靖又逢人說項的稱贊他，一時京中都曉得有董聞名字。正是：

或實至而名從，或先名而從實。
冷人靜坐家中，熱人奔馳道側。
熱則揚眉有時，冷恐齷志以沒。
因受俗眼相輕，欲吐中心抑鬱。
一時逼做熱人，卻是閉戶不得。

過了幾日，果然徐世子特差掌家齎著名帖聘幣，到董聞寓所來相請，並討了莊文靖手書一封致意。董聞然後具刺往拜。相見之時，董聞看那徐世子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塗脂，丰采煥發，真個是王孫儀表。徐世子見董聞眉目清奇，氣概軒爽，超然有不群之致，便彼此大加敬愛。講禮畢，分賓主而坐，獻過了茶，世子開言道：“久仰盛名，又蒙令尊師莊老先生鼎論，敢屈大駕到此下榻，辱承不棄，足感厚情。”董聞遜謝道：“荷蒙錯愛，愧不敢當。重以敝業師之命，故敢趨侍左右，還求不吝指教。”世子道：“先生休得太謙。不才雖云武助世爵之裔，卻不揣愚蒙，有志文翰，但恨無師友指迷。今得奉先生大教，實為萬幸。”說罷，便起身與董聞行了對拜之禮。隨即張樂設宴款待。坐席後，董聞才取出余總兵的荐書來與世子看。世子道：“既有表兄的手札，先生何不早早賜顧？”董聞道：“多承令表兄謬荐，然恐造次請謁，終不免為未同之言，故雖仰慕光儀，不欲輕造。今日重蒙見招，且有師命，方敢趨候耳。”世子聽說，一發敬他有品。及看余總兵的書中，盛稱董聞弓馬高強，因愈加欣喜道：“不才何幸，今日得遇才兼文武的奇士。”於是與董聞講論文章，兼談武略。董聞口如懸河，問一答十。世子十分敬服，恨相見之晚。看官聽說，這雖是董聞的才藝足以動人，卻也虧那兩個荐頭。假使余總兵荐他能文，莊翰林荐說他文才好，極有武略的余總兵說他武藝高，世子安得不傾心敬仰？可見人固不可有名無實，亦不可有實無名。多少潛修靜養有實學的人，只為沒人薦引，遂至老于牖下，所以說砥行立名者，必附青雲之土而後顯。有詩為證：

武得元戎荐，文來學士書。
聲名洋溢處，端的賴吹噓。

然雖如此，董聞不先去拜見徐世子，直等他來聘請，然後往見；又不先投荐牘，至定交之後，方取出來與他看，這是董聞有身份處。若像那些鑽刺的，懷著名帖，袖著荐書，伺候貴人之門，俟身門客之列，便不成個人品了。閑話休題，且說董聞下榻在徐世子府中，世子侍衛之暇，便來談文論武，賓主極其相得。董聞沒事也不出去閑走。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半年，因思念家鄉，先打發從人李能寄了一封書信回去。一日偶出外答拜了一個客人，歸途卻遇見了路小五。董聞問道：“柴家舅子寓在何處？我一向因館在徐世子府中，不得閑暇，還未及去通候他哩。”路小五道：“柴官人即日起身出京去了。”董聞道：“如何便要？”小五道：“他考選官職，該授縣丞，只等目下春選之期，有了缺，領了文憑，便要起身出京了。”董聞驚問道：“他坐監尚未久，如何便可選官？”小五道：“全虧了一個要緊人的腳力。”董聞道：“那個要緊人？”小五道：“他授拜在司禮太監鄢公公門下，甚得他照顧。前有聖旨，看司禮監教習小內臣讀書識字，要揀秀才援例的太學生去督課。在那裡效勞半載，便不論坐監已滿未滿，即准考職選官。鄢公公把柴官人的名字帶入這個款項內，所以就候選。”董聞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因笑道：“如今柴家舅子不但自己會讀書識字，一發會教訓別人讀書識字了，即此已可喜可賀，何況又做官。”說罷，與路小五別過，自回館中。心中好生悶悶，想道：“我到京來求取功名，正未得到手，不想柴白珩倒先做了官去。道難真才實學，畢竟敵不過賄賂鑽營麼？”正是：

文章雖靈，不如錢神。
翰林世子，不如闈臣。

不說董聞納悶。且說柴白珩欣然要選官。那知事有反覆，弄出一番阻隔來。你道為何？原來柴白珩此番全靠杜龍文代為謀幹。先托他到京納了監，又因他在司禮太監門下走動，引白珩去送了一副極盛的禮，拜了乾兒。那太監姓鄢，名寵，掌司禮監印務，最有權勢。因受了柴白珩的投拜，又得了賄賂，就照顧他考職候選。杜龍文自謂有功，欲索厚謝。白珩見事已成了，遂有拔短之意。口中雖說尚容圖報，卻只許而不與。龍文等得不耐煩，假意寫了一紙借約，要白珩借銀一百兩。白珩竟把借約丟還了他，回說沒有銀子。龍文十分懷恨。到得吏部選官之日，白珩要去聽候掣簽，龍文卻托故他出，不肯陪行。白珩只拉了路小五並幾個家

人，騎著牲口急忙忙的望吏部衙門奔去。來到半路，忽見兩個醉漢踉踉蹌蹌將過來，正撞著了白珩的牲口。兩個醉漢都吃了跌，便大喊起來道：“跌得我好！”兩個一齊爬起，把白珩劈胸揪下牲口來，亂嚷道：“你如何撞跌我？”白珩道：“你們自己跌了，干我什麼事？”醉漢道：“明明是你撞跌我的，我們身邊的銀子，都被你搶去了。好好還我來。”白珩被他扭住，分拆不開。路小五與家人們都來勸解，兩個醉漢那裡肯放，把白珩衣帽都扯壞了。鬧勾多時，適值五城兵馬司經過，白珩扯住司官的馬，叫喊起來。司官問了情由，喝令衙役將兩個醉漢押著帶到衙門裡去責治，分付白珩：“你自幹你的正事去。”白珩才得脫身，看身上衣帽都已毀壞，只得借人家門首坐著，教家人趕回寓所，另取衣帽來換了，方才奔到吏部衙門前。那知吏部堂上掣簽已過，各官都已散衙，等閑把個選期錯過了。白珩叫屈連天，恨著一口氣，奔到兵馬司去，要司官重處這兩個醉漢。誰想這兩個醉漢才押到司裡，早有徐世子府中的家丁，把世子的圖書名帖來討去了。白珩一天忿恨，卻又無可奈何。正是：

官人遇著醉人，春選竟成春夢。
有氣無處可出，甘受一場播弄。

看官聽說，徐世子並不曾發帖到兵馬司討人，此皆杜龍文所為。這兩個醉漢，也是杜龍文使來的。那杜龍文原是個奸險光棍，平日慣會寫假書、刻假印，偷天換日，無所不為。相與的都非正人。柴白珩不合拔了他的短，他因算下這惡策，乘其掣簽要緊之時，指使兩個無賴裝了醉漢，生事尋問，致令白珩錯過選期，做官不成。又因二人被兵馬司拿去，他便假了徐世子的圖書名帖，挽心腹人扮做徐府家丁來討了去，教白珩沒出氣處。白珩那曉其中就裡？當下聞說是徐世子討去的，竟疑惑到董聞身上，只道董聞暗害他，好生懷恨。正是：

只為小人修新怨，妄疑君子記前仇。

柴白珩錯了選期，仍與杜龍文商量，要去求鄆太監挽回。龍文反埋怨道：“我替你幹的事體已停停當當，怎的與醉漢相爭，自誤正務？彼時我若同在那裡，決不至此。今選期已過，就是鄆太監也難挽回。不如候到秋選，補選了罷。”白珩聽說，只得歎口氣罷了。見可：

慣拔短梯，似華實愚。
自誤自己，有甚便宜？

自此柴白珩住在京中守候秋選。奈選期正遠，悶坐不過，想要到青樓中去走走，消遣悶懷。因移寓在一個院子裡去。那院子裡妓女，就是與常奇相知的馬二娘，小字幽儀的。他自與常奇相約之後，往往抱病不肯接客。白珩要求一見，他也托病不出，只借得他幾間房屋作寓。白珩聞得馬二娘是個聰明妓女，詩、詞、歌、賦無所不能，恐自己太俗氣，惹他笑話，便也買些書籍搬到寓所，假裝讀書模樣。馬二娘見柴家僕人時常搬書到寓，卻再不聞白珩讀書之聲。一日偶然走到他寓房夾壁，只聽得白珩叫道：“書童，快拿書來。”書童道：“有三蘇文在這裡。”白珩道：“太低！”書童道：“兩漢書何如？”白珩道：“太低！”馬二娘聽了，驚訝道：“兩漢三蘇，尚以為低，不知他喜讀什麼書？吾聞好古之人，秦漢以下書不讀，莫非此人是個奇士？待我張他一張，看似何等人物。”因向壁縫裡竊窺，原來白珩要把書做枕頭在榻牀上睡，故此嫌低。但見：

眼皮蓋地，呵欠連天。要做周公之夢，難觀孔子之篇。緣何漢史三蘇，猶謂低而不適于用？原來邯鄲一枕，必欲高而始道其軒。聞所聞而驚若，見所見而啞然。初疑讀其書者，不讀秦漢以下；今知學古人者，只學孝先之眠。若非親覺察于窺牆之俊眼，幾何不被駭于屬垣之高談。

馬二娘見了，忍笑不住，不覺失聲一笑。回身進內，戲題《菩薩蠻》詞一首于壁上道：

古人書作枕中秘，只因素稔書中趣。今效古人響，效響差殺人。未聞開卷讀，但見擁書宿。厄運在牙籤，籤籤供睡眠。

馬二娘題畢，撫掌大笑。那知柴白珩前已聞得隔壁笑聲，今又聞裡面嬉笑，只道美人有情于彼。次日便托路小五代致懇懇，要求一會。馬二娘本待不允，又想我既為居停主人，也須少盡主道。因設一酌于內齋，請白珩赴飲。白珩欣然而至。馬二娘出來相見。那馬二娘果然生得標緻，有一曲《江兒水》為證：

比雪肌還潤，如雲髮似描。眼兒帶笑心兒巧，眉兒含韻容兒俏。衫兒穩稱身兒掉，啟口黃鶯低叫。舉袖移裙玉，玉筍金蓮雙妙。

這但贊他的色，尚未贊他的技。若論他技藝之精，也有一曲《江兒水》為證：

翰墨揮來就，丹青隨意描。彈琴品竹般般好，微歌度曲聲聲俏。行觴進酒家家到，一局手談兼妙。演劇登場，悲喜教人啼笑。

白珩見了，不勝之喜，馬二娘卻只淡淡相接。白珩抬頭見了壁上所題《菩薩蠻》詞，假意定睛觀看。馬二娘倒躊躇不安，想道：“我一時戲題，不曾遮掩得，今被他看見，可不著惱麼？”誰知白珩本來認字不清，那壁上字兒又寫得連真帶草，一發識不出，念不來，卻又假裝在行，反極口贊道：“字又好，所作又好，明天還要把粗扇來請教。”馬二娘聽說，方知是個真正蠢才，匿笑不止。白珩又看柱上掛的板對，乃是“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”，十個大真字。這“白丁”兩字，合著他雅綽，他卻認得真切，心中倒有些不樂。馬二娘陪坐了片刻，白珩正待與他款洽，馬二娘托言病體不能久坐，先告辭進去，只教丫環把盞奉勸。白珩欲求與宿歇，馬二娘丫環致意，托病堅辭。白珩料難相強，只得起身謝別。次日將白布二匹、青錢三百送與馬二娘，要他寫一扇。馬二娘見所送之物甚可笑，乃草書絕句一首于扇上以謔之。詩云：

嗤嗤抱布合詩篇，三百青蚨肯易捐。
愧乏瓊瑤相報贈，數行聊致木瓜前。

白珩得扇，不知就裡，只道是好話，每當出遊，便持扇而往，遍示同輩，誇說馬二娘與我相好，題此贈我的，卻被眾人傳為笑談，京中都叫他做柴木瓜，白珩方曉得馬二娘之詩是譏笑他，十分羞忿，又去與杜龍文商量，要擺佈馬二娘。龍文心裡正與白珩不

合，反替馬二娘解說道：“此詩並非譏諷。木瓜二字，出于《詩經》。《詩》云：‘投我以木瓜！’又云：‘報之以瓊瑤。’是說所投者雖甚輕，報之宜從厚，你把布與錢送他，只算木瓜之投。他把詩詞答你，聊當瓊瑤之報。他還道愧之瓊瑤，甚有謙遜之意，怎倒錯怪他？”白珩聽說，半疑半信，沉吟道：“既如此，怎麼眾人都說是譏笑我？”龍文笑道：“這倒是眾人戲弄你，不要理他。但我聞馬二娘內堂中對聯，有‘往來無白丁’之句，此卻似乎譏諷你。論起來，你原不該到他家去。你若去時，是‘往來有白丁’了。然此對乃你來到之前，他已先寫下，並為你而設，卻也怪他不得。”幾句話，羞得白珩滿面通紅，又不敢發作，只得忍氣吞聲罷了。

過了幾時，屈指選期將近，誰想又變出一場沒興來。原來禮科上了一本，說太學生在司禮監效勞者，止當免其坐監半年，不可令其越例選官。聖旨依議，吏部便奉旨出示。凡以前選過者姑勿論，其餘候選者，俱不准選。白珩聞知此信，氣得目瞪口呆。思量沒奈何，只得收拾行李，仍同路小五取路回家去了。可笑柴白珩此番到京，只因柴吳泉受了守備衛人豹的氣，疑是董聞指使。後又聞余總兵荐董聞入京求取功名，為此心懷妒忌，挾著重資赴京謀幹，務要先做一日官，賽過董聞。不想被杜龍文哄弄，白送了許多東西，甘拜了太監為乾爺。官又做不成，只落得木瓜之號。遍傳京師。這不是到京來求官，卻是特地到京來出醜。出盡了醜，方才回去。正是：

白珩用盡白銀，白丁依然白丁。
笑殺內兄出醜，原讓妹婿成名。

說話的柴白珩出醜而歸，固不必說了。那董聞又以何因緣便得名？不知事有湊巧。董聞在徐世子家處館將近一年，求名之心甚切。正苦沒有機會，恰好天子准了閣臣楊士奇所奏，欲于鄉會兩試之外廣收人才，特諭天下學臣：除歲貢生外，另行考取拔貢生，一體送京廷試授職。其各省生員游學在京者，若有京官保結，許于北直學臣處投考，取中者即准作技貢，一體廷試。董聞得了這個好機會，便去求莊文靖保結了，赴北直學院衙門報名聽考。其時各省游學生員來考的共有二三百人。及發案，止取得二十餘人，卻是董聞第一。到得各處歲貢拔貢生齊集了，天子親自廷試畢，命詞臣閱卷，命閣臣楊士奇擬定名次。莊文靖正在閱卷詞臣之內，便將董聞試卷首荐。楊閣老見他果然佳妙，即擬定榜首。第二名是歲貢生丁士升，即莊文靖荐去楊閣老家處館的。榜發後，徐世子與莊文靖俱大喜。不一日，吏部題准廷試首名應授國子監博士，第二名應授國子監助教。時助教正值員缺，丁士升已得選授去了。博士卻未有缺出，還要候缺。董聞因思念家中，欲乘空回家省親。徐世子道：“不才也念家尊老年，即日將上疏乞歸。先生且略消停，與不才同行何如？”董聞道：“候台駕同行固妙，但世子蒙聖恩眷注，乞歸之疏，未必便允。小可若不乘此候缺之時回去，倘遷延時日，選了官，反脫身不得了。”世子聽說，知其歸心甚切，便不強留。董聞先去謝別了莊文靖與楊閣老，又遍拜了廷試的諸同年，打點起身。徐世子治酒餞行，以二千金相贈，直送出五十里之外。臨別，又將通候余總兵的書信一封附寄。相叮道：“不才若得乞歸，即從水路回南。當到貴郡奉候，並候家表兄余戎。先生若見他時，先為我致意。”說罷，珍重而別，董聞取路回家。這番也算是錦衣歸故里，行色甚壯，自不必說。且說董起麟在家，自接得李能帶歸的家信，已知兒子館在徐府。過了幾時，喜音頻至門上，一連貼起三張捷報：一報今小兒先坐了國公府裡的板凳；一報北直學院取中拔貢第一名；一報廷試第一名；一報欽定國子監博士，候缺即選。起麟合家人都歡喜。那些勢力親友，填門稱慶。路小五這小人，也重來趨奉。只有柴吳泉父子十分羞惱。卻又想博士正管著監生，他今要奈何我們，一發容易了，因此又十分疑慮。只得備一副盛禮來奉賀，又托路小五代致款曲。起麟笑道：“小兒初入泮時，他丈人說：‘這條學究的冷板凳有得坐了。’還恐人嫌他食腸大，不肯請他去坐。如今小兒先坐了國公府裡的板凳，卻又要去坐國子監裡的板凳，竟沒人嫌他，連他丈人也不嫌他，反來賀他了。真個可喜。”路小五把這幾句話述與吳泉父子聽了，不勝慚愧。正是：

莫把窮人笑，窮人未可料。
能為國子師，不授蒙童教。

且說董聞在路行了幾日，早回到家中，先拜了父母，後與妻子淑姿、妹子彩姑相見了。把別後之事述了一遍，因說道：“此皆虧遐施恩兄周旋勸勉之力。他今近況若何？”起麟道：“遐施于兩月前偶歸儀封縣故鄉，原約就來的，卻去久不來。聞說患病在彼，未知今已好否。我正在這裡念他。”董聞聽說，甚是驚疑。次日，即入城見了余總兵，謝其薦引之誼，送了一副禮，面致了徐世子的書信，並到各位地方官處投了帖，又去與計高、金碗二人相會，也各送與些京儀，然後到丈人柴吳泉家來。吳泉父子自覺慚愧，都托病不出。董聞付之一笑。隨即去探問董濟消息。只見他門上用鎖鎖著，問鄰舍時，說道：“董相公在儀封縣患病危篤，因此家裡人都回去看視了。”董聞聽罷，吃驚不小，連忙回家收拾行李，帶了銀兩，叫李能、孫用隨著，星夜親往儀封縣探問。不想董濟染患傷寒，已于數日前身故。董聞一到儀封，聞此凶信，不由不十分驚痛。急急備了祭禮，到他家祭奠。原來房屋已被那不肖的姪兒乘董濟患病之時，都賣與人了，止留了茅屋四五間，停柩在內。家人都已散去。幕已不設，弔也不開，既無喪主，亦無弔客。董聞見了這光景，愈加慘傷。排下祭禮，奠酒再拜，放聲大哭。拜畢，撫著棺叫道：“兄長陰靈不遠，小弟曾受大恩，不想今日回來，不得見兄長之面。”說罷又哭，哭得眾鄰舍都走將來環聚而觀。董聞仰天跌足道：“老天！老天！如此人，怎麼使他無後？”因問眾鄰道：“死者的姪兒今在何處？”眾鄰中一人答道：“董相公的姪兒叫做董著虛，最是無賴。銀子到手，花賭無遺，東撞西撞，無室無家，是個天不收、地不管的人，那裡去尋他？”又一個道：“聞他近日往開封城裡去了，要把他叔子寓居的房屋尋主顧賣哩。”董聞歎口氣道：“姪兒既不可問，那些平日受吾兄恩惠的親友，如何今日也一個不來了？”因命從人取筆過來，題詩四句于壁上道：

堪歎任昉空結客，最憐伯道竟無兒。
功名自古皆難問，天道由來不偏差。

董聞寫罷，擲筆于地，重複痛苦道：“我蒙恩兄贈送多金，救我患難，成我功名，此恩此德，雖非計利可償，但我今日略具薄資，欲少酬萬一，誰知恩兄已死，又無後嗣，何處展我報私？”一頭哭，一頭說，旁觀者無不悽惶。只見眾鄰舍中走出一個白鬚老者道：“董爺且休哭。你既有好心，感恩知報，如今令兄董相公停柩在此，未曾入土。眼見得他的姪兒是不管的了。若董爺肯替他擇地安葬，使他不至暴露，這便是以德報德，何須煩惱？”董聞聽說，收淚謝道：“承老丈高論，學生領教了。”當下別過了眾鄰，便就左近尋下寓所，一面遣人訃告各親友，並報知余總兵，竟是董聞主喪，設幕開弔；一面選擇吉地，定期安葬。余總兵聞訃，亦不勝驚歎。適因出巡便道，親赴喪所予奠。那些親友，前日一個也不來，今聞董博士主喪，余總兵也來弔，便都趕與，紛紛的來弔孝送葬。人情勢利如此，有詩為證：

非為死者弔，還因生者來。
炎涼盡如此，世態實堪哀。

喪葬既畢，董聞又將些銀兩置買墳傍田地數畝，交付墳丁，收取租利，以為歲時祭掃之用。又分付他好生看守墳地墳樹，休再為不肖姪兒所賣。又去儀封縣裡討了一張禁約告示，張掛墓門上以為防護。諸事完備，方回郡城。恰好余總兵也出巡迴來了，董聞

即往拜謝。余總兵盛稱董聞高義。一時遠近的人，都道董遐施一生好客，只結識得董聲孟一個人，其餘分明餵了豬狗，祭了鬼魅。這叫做千人吃藥，一人還錢。有這一個還錢的，方不枉了他好施的一片美意。閑話休題。董聞謝過了余總兵，再到董濟舊寓問時，果然那所房屋又被那不肖姪兒賣了。董聞嗟歎不已。回到家中，父母妻妹也都贊他能知恩報德，不負死者，使我等生者之心亦稍安。董聞又到大力庵中訪問沙有恒和尚，也要略略酬謝他。不想他還遊方未歸。正是：

千金已略酬，一飯尚未報。
總是一片心，難將輕重較。

過了幾日，忽見邸報說徐世子因親老上疏乞歸，情詞懇切，朝廷准奏，即日出京，從水路南回。董聞見報，即分付李能、孫用不時到馬頭上去打探。徐世子的船一到，便要去迎候相會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波起處，欲伸知己情悰；肝膽濃時，弄出通天手段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卷分解。